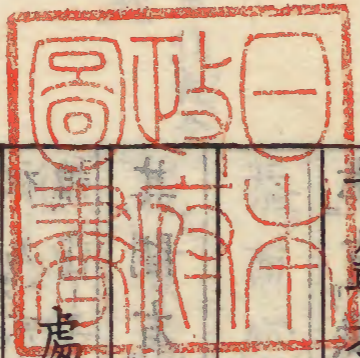


淺草文庫



世範校本卷中不詳一類

不詳一類 采君載編

不詳一類 采君載編

處已 凡六十 條

人之智識固有高下

又有高下殊絕者高處見下

如登高望遠無不盡見下之視高如在牆外欲窺

牆裏若高下相去差近猶可與語若相去遠甚不

如勿告徒費口頰爾辯論也譬如奕棋若高低止

較三五著尚可對奕較也國手與未識籌局之人

世範校本卷中

對奕果如何哉。世之富貴者。其所以富貴者。皆由命分偶然。豈宜以此驕敖鄉曲。若本自貧。寔身致富厚。本自寒素。身致通顯。此雖人之長。所謂賢亦不可。以此取尤於鄉曲。若因父祖之遺資。而坐享肥濃。養也。因父祖之保任。而馴致通顯。以三其間有欲以此驕敖鄉曲。不亦羞而可憐哉。語信禮不可因人分輕重。世有無知之夫。不能一察禮待鄉曲。而因人之富

對奕果如何哉。世之富貴者。其所以富貴者。皆由命分偶然。豈宜以此驕敖鄉曲。若本自貧。寔身致富厚。本自寒素。身致通顯。此雖人之長。所謂賢亦不可。以此取尤於鄉曲。若因父祖之遺資。而坐享肥濃。養也。因父祖之保任。而馴致通顯。以三其間有欲以此驕敖鄉曲。不亦羞而可憐哉。語信禮不可因人分輕重。世有無知之夫。不能一察禮待鄉曲。而因人之富

對奕果如何哉。世之富貴者。其所以富貴者。皆由命分偶然。豈宜以此驕敖鄉曲。若本自貧。寔身致富厚。本自寒素。身致通顯。此雖人之長。所謂賢亦不可。以此取尤於鄉曲。若因父祖之遺資。而坐享肥濃。養也。因父祖之保任。而馴致通顯。以三其間有欲以此驕敖鄉曲。不亦羞而可憐哉。語信禮不可因人分輕重。世有無知之夫。不能一察禮待鄉曲。而因人之富

對奕果如何哉。世之富貴者。其所以富貴者。皆由命分偶然。豈宜以此驕敖鄉曲。若本自貧。寔身致富厚。本自寒素。身致通顯。此雖人之長。所謂賢亦不可。以此取尤於鄉曲。若因父祖之遺資。而坐享肥濃。養也。因父祖之保任。而馴致通顯。以三其間有欲以此驕敖鄉曲。不亦羞而可憐哉。語信禮不可因人分輕重。世有無知之夫。不能一察禮待鄉曲。而因人之富

對奕果如何哉。世之富貴者。其所以富貴者。皆由命分偶然。豈宜以此驕敖鄉曲。若本自貧。寔身致富厚。本自寒素。身致通顯。此雖人之長。所謂賢亦不可。以此取尤於鄉曲。若因父祖之遺資。而坐享肥濃。養也。因父祖之保任。而馴致通顯。以三其間有欲以此驕敖鄉曲。不亦羞而可憐哉。語信禮不可因人分輕重。世有無知之夫。不能一察禮待鄉曲。而因人之富

對奕果如何哉。世之富貴者。其所以富貴者。皆由命分偶然。豈宜以此驕敖鄉曲。若本自貧。寔身致富厚。本自寒素。身致通顯。此雖人之長。所謂賢亦不可。以此取尤於鄉曲。若因父祖之遺資。而坐享肥濃。養也。因父祖之保任。而馴致通顯。以三其間有欲以此驕敖鄉曲。不亦羞而可憐哉。語信禮不可因人分輕重。世有無知之夫。不能一察禮待鄉曲。而因人之富

對奕果如何哉。世之富貴者。其所以富貴者。皆由命分偶然。豈宜以此驕敖鄉曲。若本自貧。寔身致富厚。本自寒素。身致通顯。此雖人之長。所謂賢亦不可。以此取尤於鄉曲。若因父祖之遺資。而坐享肥濃。養也。因父祖之保任。而馴致通顯。以三其間有欲以此驕敖鄉曲。不亦羞而可憐哉。語信禮不可因人分輕重。世有無知之夫。不能一察禮待鄉曲。而因人之富

對奕果如何哉。世之富貴者。其所以富貴者。皆由命分偶然。豈宜以此驕敖鄉曲。若本自貧。寔身致富厚。本自寒素。身致通顯。此雖人之長。所謂賢亦不可。以此取尤於鄉曲。若因父祖之遺資。而坐享肥濃。養也。因父祖之保任。而馴致通顯。以三其間有欲以此驕敖鄉曲。不亦羞而可憐哉。語信禮不可因人分輕重。世有無知之夫。不能一察禮待鄉曲。而因人之富

對奕果如何哉。世之富貴者。其所以富貴者。皆由命分偶然。豈宜以此驕敖鄉曲。若本自貧。寔身致富厚。本自寒素。身致通顯。此雖人之長。所謂賢亦不可。以此取尤於鄉曲。若因父祖之遺資。而坐享肥濃。養也。因父祖之保任。而馴致通顯。以三其間有欲以此驕敖鄉曲。不亦羞而可憐哉。語信禮不可因人分輕重。世有無知之夫。不能一察禮待鄉曲。而因人之富

對奕果如何哉。世之富貴者。其所以富貴者。皆由命分偶然。豈宜以此驕敖鄉曲。若本自貧。寔身致富厚。本自寒素。身致通顯。此雖人之長。所謂賢亦不可。以此取尤於鄉曲。若因父祖之遺資。而坐享肥濃。養也。因父祖之保任。而馴致通顯。以三其間有欲以此驕敖鄉曲。不亦羞而可憐哉。語信禮不可因人分輕重。世有無知之夫。不能一察禮待鄉曲。而因人之富

視舊本作親今從一本

貴貧賤。設為高下等級。見有資財。有官職者。則禮恭而心敬。資財愈多。官職愈高。則恭敬又加焉。至視貧者賤者。則禮敖而心慢。曾不少顧。郵殊不知彼之富貴。非我之榮。彼之貧賤。非我之辱。何用高下分別。如此長厚有識君子。必不然也。

窮達自兩塗

操履與升沉。自是兩塗。操履節操。履行也。升沉窮達也。不可謂操履之正。自宜榮貴。操履不正。自宜困厄。若如此。則孔顏應為宰輔。孔顏孔子。顏淵也。而古今宰輔達官。不復小人矣。蓋操履自是吾人當行之事。不可以此責

效於外物外物即上上文責效不效則操履必怠而
所守或變遂為小人之歸矣今世間多有愚蠢而
享富貴智慧而居貧寒者皆自有一定之分不可
致詰若知此理安而處之豈不省事

世事更變皆天理

世事多更變乃天理如此今世人往往見目前稍
稍榮盛以為此生無足慮不旋踵而破壞者多矣
大抵天序十年一換甲則世事一變今不須廣論
久遠只以鄉曲十年前二十年前比論目前其成
敗興衰何嘗有定勢世人無遠識凡見他人興進

及有如意事則懷妬見他人衰退及有不如意事
則譏笑同居及同鄉人最多此患若知事無定勢
如築墻之板然或上或下或下或上則自慮之不
暇何暇妬人笑人哉

人世勞逸常相若

應高年享富貴之人應與膺必須少壯之時嘗盡

艱難受盡辛苦不曾有自少壯享富貴安逸至老

者故早年登科及早年受奏補之人奏補言奏請

必於中年齟齬不如意齟齬不相值也中年齟

齬不如意却於暮年方得榮達或仕官無齟齬必

一本無又字似

其生事窮薄憂饑寒慮婚嫁有所困鬱而然若早
 年宦達不歷艱難辛苦及承父祖生事之厚更無
 不如意者又多不獲高壽蓋造物無除之理無除之理猶言
加減也算法添減算類多如此其間亦有始終享富
且無減算且除
 貴者乃是有大福之人亦千萬人中間一有之非
 可常也今人往往機心巧謀皆欲不受辛苦即享
 富貴至終身蓋不知此理而又非理計較欲其子
 孫自少小安然享大富貴尤其蔽惑也終於人力
 不能勝天徒為蒼蒼者笑耳蒼蒼者言天也
 貧富定分任自然

富貴自有定分造物者既設為一定之分又設為
 不測之機而使天下之人朝夕奔趨老死而不覺
 不如是則人生天地間全然無事而造化之術窮
 矣然奔趨而得者不過一二奔趨而不得者蓋千
 萬人世入終以一二者之故至於勞心費力老死
 無成者多矣不知他人奔趨而得亦其定分中所
 有者若定分中所有雖不奔趨遲以歲月亦終必
 得故世有高見遠識迢出造化機關之外任其自
 去自來者其胸中平夷無憂喜無怨尤不怨尤天人所
 謂奔趨及相傾之事未嘗萌於意間則亦何爭之

有前輩謂死生貧富生來注定注者支分派別之意注定謂人人有

定一分不可多矣求也君子贏得為君子小人枉了為小人此

言甚切人自不知耳

憂患頻變則少安

人生世間自有知識以來即有憂患不如意事小

兒叫號皆其意有不平自如至少至壯至老如意

之事常少不如意之事常多雖太富貴之人天下

之所仰羨以為神仙而其不如意處各自有之與

貧賤人無異特其所憂患之事異爾故謂之缺陷

世累宋史李沆傳內典以此世累為以人生世間

無足心滿意者能達此理而順受之則可少安

謀事難成則永久

凡人謀事雖日用至微者亦須齟齬而難成或幾

成而敗既敗而復成然後其成也永久平寧無復

後患若偶然易成後必有不如意者造物微機不

可測度如此靜思之則見此理可以寬懷

性有所偏在救失

人之德性出於天資者各有所偏君子知其有所

偏故以其所習為而補之則為全德之人常人不

自知其偏以其所偏而直情徑行四字見禮記檀弓

而任性安故多失書言九德所謂寬柔愿亂擾直

簡剛強者天資也所謂栗立恭敬毅温廉塞義者

習為也九德解詳見此聖賢之所以為聖賢也後

世有以性急而佩韋性緩而佩弦者西門豹性急佩韋皮以自

緩董安于性緩佩絲弦以自急見韓非子觀行篇亦近此類雖然已之所

謂偏者苦不自覺頌詢之他人乃知

人行有長短

人之性行雖有所短必有所長與人交游若常見

其短而不見其長則時日不可同處若常念其長

而不顧其短雖終身與之交游可也

論語

人不可慢慢偽妬疑之心

處已接物而常懷慢心偽心妬心疑心者皆自取

輕辱於人盛德君子所不為也慢心之人自不如

人而好輕薄人見敵已以下之人及有求於我者

人前既不加禮背後又竊譏笑若能反省其身則

愧汗浹背矣浹洽偽心之人言語委曲若甚相厚

而中心乃大不然一時之間人所信慕用之再三

則蹤跡露見為人所唾去矣妬心之人常欲我之

高出於人故聞有稱道人之美者則忿然不平以

為不然聞人有不如人者則倏然笑快此何加損

世說新語

釋舊本誤作釋
今從一本

禮恐體之訛

於人祇厚怨耳疑心之人人之出言未嘗有心而
反復思繹曰此譏我何事此笑我何事則與人締
怨也締結常萌於此賢者聞人譏笑若不聞焉此豈
不省事

言忠信行篤敬見論語衛靈公篇乃聖人教人取重於鄉

曲之術蓋財物交加不損人而益己患難之際不

妨人而利己所謂忠也有所許諾纖毫必償有所

期約時刻不易所謂信也處事近厚處心誠實所

謂篤也禮貌卑下言辭謙恭所謂敬也若能行此

非惟取重於鄉曲則亦無入而不自得然敬之一
事於己無損世人頗能行之而矯飾假偽其中心
則輕薄是能敬而不能篤者君子指為諛佞鄉人
久亦不歸重也

厚於責己而薄責人

忠信篤敬先存其在己者然後望其在人者如在
己者未盡而以責人人亦以此責我矣今世之人
能自省其忠信篤敬者蓋寡能責人以忠信篤敬
者皆然也雖然在我者既盡在人者亦不必深責
今有人能盡其在我者固善矣乃欲責人之似己

一或不滿吾意則疾之已甚亦非有容德者祇益
貽怨於人耳

處事當無愧心

今人有為不善之事幸其人之不見不聞安然自
肆無所畏忌殊不知人之耳目可掩神之聰明不
可掩凡吾之處事心以為可心以為是人雖不知
神已知之矣吾之處事心以為不可心以為非人
雖不知神已知之矣吾心即神神即禍福心不可
欺神亦不可欺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
思詩大雅抑之篇釋者以謂吾心以為神之至也尚不可

得而窺測况不信其神之在左右而以厭射之心
處之則亦何所不至哉

為惡禱神為無益

人為善事而未遂禱之於神求其陰助雖未見效
言之亦無愧至於為惡事而未遂亦禱之於神求
其陰助豈非欺罔如謀為盜賊而禱之於神爭訟
無理而禱之於神使神果從其言而幸中此乃貽
怒於神閱其禍端耳

公平正直人之當然

凡人行己公平正直者可用此以事神而不可恃

此以慢神可用此以事人而不可恃此以傲人雖
孔子亦以敬鬼神事大夫畏大人爲言况下此者
哉彼有行已不當理者中有所慊動輒知畏猶能
避遠災禍以保其身至於君子而偶罹于災禍者
多由自負以召致之耳

悔心爲善之幾

人之處事能常悔往事之非常悔前言之失常悔
往年之昧有知識其賢德之進所謂長日加益而
人不自知也前漢書董仲舒傳曰積善在身猶長
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
銷膏而人不見也註師古曰長
言身形之脩短自知至長也古人謂行年六十

而知五十九之非者淮南子原道訓遠伯王行年
五十九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莊
子寓言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亦非
而非之味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年非也可
不勉哉

惡事可戒而不可成

凡人爲不善事而不成正不須怨天尤人此乃天
之所愛終無後患如見他人爲不善事常稱意者
不須多羨此乃天之所弄待其積惡深厚從而殄
滅之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姑少待之當自見也

善惡報應難窮詰

人有所爲不善身遭刑戮而其子孫昌盛者人多

不善事舊本作
善事今依一本
改之

怪之。以為天理有誤。殊不知此人之家。其積善多。積惡少。少不勝多。故其為惡之人。身受其報。不妨福祚延及後人。若作惡多。而享壽富安樂。必其前人之遺澤將竭。天不愛惜。恣其惡深。使之大壞也。

人能忍事。則無爭心。

人能忍事。易以習熟。終於於人以非理相加。不可

忍。者亦處之如常。不能忍事。亦易以習熟。終於

睚眦之怨。睚音厓。眦音劑。深不足較者。較音覺。亦

至交。爭訟期於取勝。而後已。不知其所失甚多。人能有定見。不為客氣所使。客氣非真勇也。則身心豈不

大安寧

小人當敬遠

人之平居。必近君子。而遠小人者。君子之言多長

厚。端謹。此言先入於吾心。及吾之臨事。自然出於

長厚。端謹矣。小人之言多刻薄。浮華。此言先入於

吾心。及吾之臨事。自然出於刻薄。浮華矣。且如朝

夕聞人尚氣好凌人之言。吾亦將尚氣好凌人。而

不覺矣。朝夕聞人游蕩不事繩檢之言。繩檢猶言約束也。

吾亦將游蕩不事繩檢。而不覺矣。如此非一端。非

大有定力。必不免漸染之患也。

有五種遺規作
近似是

舊本脫後生者
三字今依一本
補之

老成之人言有迂闊而更事為多後生雖天資聰明而見識終有不及後生例以老成為迂闊凡其身試見効之言欲以訓後生者後生厭聽而毀詆者多矣及後生年齒漸長歷事漸多方悟老成之言可以佩服然已在險阻艱難備嘗之後矣人君子有過必思改聖賢猶不能無過况人非聖賢安得每事盡善人有過失非其父兄孰肯誨責非其契愛也親友孰肯諫諭泛然相識不過背後竊議之耳君子惟恐有

過密訪人之有言求謝而思改小人聞人之有言則好為強辯至絕往來或起爭訟者有矣

言語簡寡在我可以少悔在人可以少怨

小人為惡不必諫

人之出言舉事能思慮修省而不幸有失則在可諫可議之域至於恣其性情而妄言妄行或明知其非而故為之者是人必挾其兇暴強悍以排人之議己善處鄉曲者如見似此之人非惟不敢諫誨亦不敢寘於言議之間所以遠侮辱也嘗見人

不忍平昔所厚之人有失而私納忠言反為人所怒曰我與汝至相厚汝亦謗我耶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見離婁上篇以此

覺人不善知自警

不善人雖人所共惡然亦有益於人木抵見不善人則警懼不至自為不善不見不善人則放肆或至自為不善而不覺故家無不善人則孝友之行不彰鄉無不善人則誠厚之跡不著譬如磨石彼自銷損耳刀斧資之以為利老子云不善人乃善人之資謂此爾若見不善人而與之同惡相濟及

與之爭為長雄則有損而已夫何益

門戶當寒生不肖子

鄉曲有不肖子弟耽酒好色博奕游蕩親近小人

豢養馳逐

豢養以芻豢自奉養也馳逐謂游獵也

輕於破蕩家產至

為乞丐竊盜者此其家門厄數如此或其父祖稔

惡至此稔熟也未聞有因誨諫而改者雖其至親亦

當處之無可奈何不必誹誆徒厚其怨誹誆多言貌

正己可以正人

勉人為善諫人為惡固是義事先須自省若我之平昔自不能為人豈惟人不見聽亦反為人所薄

信行一本作性
行似是

為所之間恐脫
人字

且如己之立朝可稱乃可誨人以立朝之方己之
臨政有效乃可誨人以臨朝之術己之才學為人
所尊乃可誨人以進修之要進修進德
修業也己之信行
為人所重乃可誨人以操履之詳己能身致富厚
乃可誨人以治家之法己能處父母之側而諧和
無間乃可誨人以至孝之行苟惟不然豈不反為
所笑

浮言不足錄

人有出言至善而或有議之者人有舉事至當而
或有非之者蓋衆心難一衆口難齊如此君子之

出言舉事苟揆之吾心替之古訓詢之賢者於理
無礙則紛紛之言皆不足錄亦不必辯自古聖賢
當代宰輔一時守令皆不能免况居鄉曲同為編
氓尤其所無畏或輕議已亦何怪焉大抵指是為
非必妬忌之人及素有仇怨者此曹何足以定公
論正當勿錄勿辯也

諛異之言多姦詐

人有善誦我之美使我喜聞而不覺其諛者小人
之最姦黠者也彼其面諛我而我喜及其退與他
人語未必不竊笑我為他所愚也人有善揣人意

之所向先發其端導而迎之使人喜其言與己暗
合者亦小人之最姦黠者也彼其揣我意而果合
及其退與他人語又未必不竊笑我為他所料也
此雖大賢亦甘受其侮而不悟奈何

凡事不為己甚

人有罵人而人不答者人必有所容也不可為
人之畏我而更求以辱之為之不已人或起而我
應恐口噤而不能出言矣噤ハ閉也人有訟人而人不
校者人必有所處也不可為人之畏我而更求
以攻之為之不已人或出而我辯恐理虧而不能

逃罪矣

於言語慮後則少怨尤

親戚故舊人情厚密之時不可盡以密私之事語
之恐一旦失歡則前日所言皆他人所憑以為爭
訟之資至有失歡之時不可盡以切實之語加之
恐忿氣既平之後或與之通好結親則前言可愧
大抵忿怒之際最不可指其隱諱之事而暴其父
祖之惡吾之一時怒氣所激必欲指其切實而言
之不知彼之怨恨深入骨髓古人謂傷人之言深
於矛戟見荀子榮辱篇是也俗亦謂打人莫打膝道人莫

道實

與人言語貴和顏

親戚故舊因言語而失歡者未必其言語之傷人

多是顏色辭氣暴厲能激人之怒且如諫人之短

語雖切直而能溫顏下氣縱不見聽亦未必怒若

平常言語無傷人處而詞色俱厲縱不見怒亦須

懷疑古人謂怒於室者色於市楚令尹子瑕語見左傳昭公十九年

方其有怒與他人言必不卑遜他人不知所自安

得不怪故盛怒之際與人言語尤當自警前輩有

言誠酒後語忌食時嘆怒難耐事順自強人謂下剛強不

撓屈之人也常能持此最得便宜

林田園老人當敬重

高年之人鄉曲所當敬者以其近於親也然鄉曲

有年高而德薄者謂刑罰不加於己輕詈辱人不

知愧耻君子所當優容而不較也

與人交游貴和易

與人交游無問高下須常和易不可妄自尊大修

飾邊幅言外若言行崖異崖不和也則人豈復相

近然又不可太褻狎樽酒會聚之際固當歌笑盡

歡恐嘲譏中觸人忌諱則忿爭興焉

行高人自重不必其貌之高才高人自服不必其
 言之高小人為惡必天誅居鄉曲間或有貴顯之家以州縣觀望而凌人者
 觀望猶言又有高資之家以賄賂公行而凌人者
 方其得勢之時州縣不能誰何也鬼神猶或避
 之况貧窮之人豈可與之較屋宅墳墓之所隣山
 林田園之所接必橫加殘害使歸於己而後已衣
 食所資器用之微凡可其意者必奪而有之如此

舊本脫一恢字

之人惟當遜而避之逮其稔惡之深天誅之加則
 其家之子孫自能為其父祖破壞以與鄉人復讐
 也鄉曲更有健訟之人把持短長妄有論訟以致
 追擾州縣不敢治其罪又有恃其父兄子弟之眾
 結集兇惡強奪人所有之物不稱意則羣聚毆打
 又復賄賂州縣多不竟其罪如此之人亦不必求
 以窮治逮其稔惡之深天誅之加則無故而自罹
 於憲網也法律有計謀所不及救者大抵作惡而幸
 免於罪者必於他時無故而受其報所謂天網恢
 恢疎而不漏也見老

君子小人有二等

鄉曲士夫有挾術以待人近之不可遠之則難者所謂君子中之小人不可不防慮其信義有失為我之累也農工商賈僕隸之流有天資忠厚可任以事可委以財者所謂小人中之君子不可不知宜稍撫之以恩不復慮其詐欺也

居官居家本一理

士大夫居家能思居官之時則不至請把持而撓時政干請求囑也把持爭論長短也居官能思居家之時則不至很復暴恣而貽人怨不能回思者皆是也故見

任官每稱寄居官之可惡寄居官亦多談見任官

之不韙見任官真也寄居假也言主簿縣尉之為真者與為假者也又賦通考歲舉見任判司

簿尉堪為縣令者一人或二人併與其善者而掩之

小人難責以忠信

忠信二字君子不守者少小人不守者多且如小人以物市於人敝惡之物飾為新奇假偽之物飾為真實如絹帛之用膠糊米麥之增濕潤肉食之灌以水藥材之易以他物巧其言詞止於求售誤人食用有不郵也其不忠也類如此負人財物久

而不償人苟索之期以一月如期索之不償又
期以一月如期索之又不得售至於十數期而不售
如初一匠制器要其定資預求其責其所制之器
期以一月如期索之不得又期以一月如期索之
又不得至於十數期而不得如初其不信也類如
此其他不可悉數小人朝夕行之略不之怪為君
子者往往念憤直欲深治之至於毆打論訟若君
子自省其身不為不忠不孝之事而憐小人之無
知及其間有不得已而為自便之計至於如此可
以少置之度外也

聞舊本作以今
從一本

減舊本作減今
從一本

戒貨假藥

張安國令人知撫州日聞有賣假藥者出榜戒約
白陶隱居孫真人陶弘景因本草千金方濟物利
生多積陰德名在仙列自此以來行醫貨藥誠心
救人獲福報者甚眾不論方冊所載只如近時此
驗尤多有只賣一真藥便家資鉅萬或自身安榮
享高壽或子孫及第改換門戶如影隨形無有差
錯又曾眼見貨賣假藥者其初積得些少家業自
謂得計不知冥冥之中自家合得祿料都被減分也
或自身多有橫禍或子孫非理破蕩致有

遭天火。被雷震者。蓋緣贖藥之人。多是疾病急切。將錢告求賣藥之家。孝子順孫。只望一服見効。却被假藥誤賺。賺音廉賣也。錯非惟無益。反致損傷。尋常誤殺一飛禽走獸。猶有果報。况萬物之中。人命最重。無辜被禍。其痛何窮。詞多更不盡載。令人此言。豈止為假藥者言之。有識之人。自宜觸類。言貌重則有威。市井街巷。茶坊酒肆。皆小人雜處之地。吾輩或有經由。須當嚴重。其辭貌則遠輕侮之患。倘有譏議。亦不必聽。或有狂醉之人。宜即回避。不必與之較。

可也。

衣服不可侈異。

衣服舉止異。眾不可游於市。必為小人所侮。

居鄉曲務平淡。

居於鄉曲。輿馬衣服。不可鮮華。蓋鄉曲親故居。貧者多在我者。揭然異眾。揭音計。高舉也。貧者羞澁。必不敢相近。我亦何安之。有此說。不可與口尚乳臭者言。

婦女衣飾務潔淨。

婦女衣飾。惟務潔淨。尤不可異眾。且如十數人同處。而一人之衣飾。獨異眾。所指目。其行坐能自安。

婦女衣飾務潔淨。

婦女衣飾。惟務潔淨。尤不可異眾。且如十數人同處。而一人之衣飾。獨異眾。所指目。其行坐能自安。

處而一人之衣飾。獨異眾。所指目。其行坐能自安。

否。

禮義制欲之大閑閑闌也所以止物之出入

飲食人之所欲而不可無也非理求之則為饕為

餒男女人之所欲而不可無也非理狎之則為姦

為淫財物人之所欲而不可無也非理得之則為

盜為賊人惟縱欲則爭端啓而獄訟興聖王慮其

如此故制為禮以節人之飲食男女制為義以限

人之取與君子於是三者雖知可欲而不敢輕形

於言况敢妄萌於心小人反之

見得思義則無過

聖人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見老此最省事之要

術也蓋人見美食而必嘔音烟吞也見美色而

必凝視見錢財而必起欲得之心苟非有定力者

皆不免此惟能杜其端源見之而不顧則無妄想

無妄想則無過舉矣

人為情感則忘返

子弟有耽於情欲迷而忘返至於破家而不悔者

蓋始於試為之由其中無所見不能識破則遂至

於不可回

子弟當謹交游

世人有慮子弟血氣未定而酒色博奕之事得以
 昏亂其心尋至於失德破家則拘之於家嚴其出
 入絕其交游致其無所聞見朴野蠢鄙不近人情
 殊不知此非良策禁防一弛情竇頓開如火燎原
 不可撲滅况拘之於家無所用心却密為不肖之
 事與出外何異不若時其出入謹其交游雖不肖
 之事習聞既熟自能識破必知愧而不為縱試為
 之亦不至於朴野蠢鄙全為小人之所播蕩也
 家成於憂懼破於怠忽
 起家之人生財富庶乃日夜憂懼慮不免於饑寒

破家之子生事日消乃軒昂自恣軒昂高也謂不復
 可慮所謂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言見揚子法此
 其效驗常見於已壯未老已老未死之前識者當
 自默喻

興廢有定理

起家之人見所作事無不如意以為智術巧妙如
 此不知其命分偶然志氣洋洋貪取圖得又自以
 為獨能久遠不可破壞豈不為造物者所竊笑蓋
 其破壞之人或已生於其家曰子曰孫朝夕環立
 於其側者皆他日為父祖破壞生事之人恨其父

工舊本作上今
從一本

祖目不及見耳。前輩有建第宅，宴工匠於東廡，廡下，周曰：此造宅之人。宴子弟於西廡。曰：此賣宅之
人。後果如其言。近世士大夫有言：目所可見者，謾
爾經營，目所不及見者，不須置之謀慮。此有識君子
知非人力所及其胸中寬泰，與蔽迷之人如何。
用度宜量入為出。

舊本省悟作省
用支悟作支持
吾並從一本

財產立數門戶，則費用增倍於前日。子弟有能省
悟，速謀損節，猶慮不及。况有下之悟者，何以支悟。
古人謂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見張文節公家範蓋謂
此爾。木夫貴人之家，尤難於保成。方其致位通顯，
雖在閒冷，謂散官也其俸給亦厚，其餽遺亦多。其使令
之人，滿前皆州郡廩給，其服食器用，雖極於華侈，
而其費不出於家財。逮其身後，無前日之俸給，餽
遺使令之人，其日用百費，非出家財不可。况又折
一家為數家，而用度仍舊，豈不至於破蕩。此亦勢
使之然。為子弟者，各宜量節。

起家守成宜成悠久計

人之居世。有不思父祖起家艱難。思與之延其祭祀。又不思子孫無所憑藉。財產則無以脫於饑寒。多生男女。視如路人。耽於酒色。博奕游蕩。破壞家產。以取一時之快。此皆家門不幸如此。冒于刑憲。彼亦不卹。豈教誨勸諭責罵所能回置之無可奈何而已。

節用有常理

人有財物。慮為人所竊。則必緘滕局鑄。四字見莊子。肱一篋一篇。疏云。緘。結滕繩也。局。關一飲也。鑄。鎖鑰也。封識之甚嚴。慮費用之無度。

諭舊本作論。今從二本。

而致耗散。則必算計較量。支用之甚節。然有甚嚴而有失者。蓋百日之嚴。無一日之疎。則無失。百日之嚴。而一日不嚴。則一日之失。與百日不嚴同也。有甚節而終至於匱乏者。蓋百事節而無一事之費。則不至於匱乏。百事節而一事不節。則一事之費。與百事不節同也。所謂百事者。自飲食衣服屋宅園館輿馬僕御器用玩好。蓋非一端。豐儉隨其財力。則不謂之費。不量財力而為之。或雖財力可辦。而過於侈靡。近於不急。皆妄費也。年少主家事者。宜深知之。

事貴預謀則不時失

中產之家凡事不可不早慮有男而為之營生教
 之生業皆早慮也至於養女亦當早為儲蓄衣食
 粉奩之具及至遣嫁乃不費力若置而不問但稱
 臨時此有何術不過臨時鬻田廬及不卹女子之
 羞見人也至於家有老人而送終之具不為素辦
 亦稱臨時亦無他術亦是臨時鬻田廬及不卹後
 事之不如儀也今人有生一女而種杉萬根者待
 女長則鬻杉以為嫁資此其女必不至失時也右
 於少壯之年置壽衣壽器壽筵者凡生前預為後
 上事之具皆謂之

壽此其人必不至三日五日無衣無棺可斂三年
 五年無地可葬也

居官居家本一理

居官當如居家必有顧籍顧警也顧籍凡支
 解雇賃等之簿居家

當如居官必有綱紀法度條
 目也

子弟當習儒業

士大夫之子弟苟無世祿可守無常產可依而欲
 為仰事俯育之計仰以事父母
 俯以育妻子莫如為儒其才質
 之美能習進士業者上可以取科第致富貴次可
 以開門教授以受束脩之奉其不能習進士業者

上可以事書札代牋簡之役次可以習點讀為章
 蒙之師如不能為儒則平醫僧道農圃商賈伎術
 凡可以養生而不至於辱先者皆可為也子弟之
 流蕩至於為乞丐盜竊此最辱先之甚然世之不
 能為儒者乃不肯為平醫僧道農圃商賈伎術等
 事而甘心為乞丐盜竊者深可誅也凡強顏於貴
 人之前而求其所謂應副取其容折腰於富人之
 前而托名於假貸其實求游食於寺觀而人指為
 穿雲子浮食山寺以爲生故有是名也李中訪龍
 光智謙上人詩云忽起尋師興穿雲不覺
 勞蕪軼遊白水寺詩云曳杖不
 知巖谷深穿雲但覺衣裘重皆乞丐之流也居

舊本脫世字今
 依一本補之

官而掩蔽衆自盜財入己居鄉而欺凌愚弱奪其
 所有私販官中所禁茶鹽酒酤之屬酒酤一宿皆竊
 盜之流也世人有為之而不自愧者何哉
 荒怠淫逸之患
 凡人生而無業及有業而喜於安逸不肯盡力者
 家富則習為下流家貧則必為乞丐凡人生而飲
 酒無算食肉無度好淫濫習博奕者家富則致於
 破蕩家貧則必為盜竊
 周急貴乎當理
 人有患難不能濟困苦無所訴貧乏不自存而其

舊本干謁作謁
謁挾持便倭作
挾揮啞倭並倭
一本改之

人朴訥懷愧不能自言於人者吾雖無餘亦當隨
力周助此人縱不能報亦必知恩若其人本非窮
乏而以干謁為業挾持便倭之術遍謁貴人富人
之門過州干州過縣干縣有所得則以為己能無
所得則以為怨讐在今日則無感恩之心在他日
則無報德之事正可以不郵不顧待之豈可割吾
之不敢用以資他之不當用

不可輕受人之恩而不自覺其味
居鄉及在旅不可輕受人之恩方吾未達之時受
人之恩常在吾懷每見其人常懷敬畏而其人亦

以有恩在我常有德色及吾榮達之後遍報則有
所不及不報則為虧義故雖一飯一縑亦不可輕
受前輩見人仕宦而廣求知己戒之曰受恩多則
難以立朝宜詳味此

受人恩惠當記省

今人受人恩惠多不記省而有所惠於人雖微物
亦歷歷在心古人言施人勿念受施勿忘
誠為難事

人情厚薄勿深較

人有居貧困時不為鄉人所顧及其榮達則視鄉

舊本脫其字今
依一本補之
舊本脫不致之
不平時之平並
依一本補之

人如仇讐殊不知鄉人不厚於我我以為憾我不
厚於鄉人鄉人他日亦獨不記耶但於其平昔薄
我者勿與之厚亦必不致怨若其平時不與吾相
識苟我可以濟助之者亦不可不為也
報怨以直乃公心
聖人言以直報怨見論語憲問篇最是中道可以通行大
抵以怨報怨固不足道而士大夫欲邀長厚之名
者邀求也或因宿讐招也縱茲邪而不治皆矯飾不近
人情聖人之所謂直者其人賢不以讐而廢之其
人不肖不以讐而庇之是非去取各當其實以此

報怨必不至遞相酬復無已時也
居鄉不得已而後與人爭又大不得已而後與人
訟彼稍服其不然則已之不必費用財物交結胥
吏求以快意窮治其讐至於爭訟財產本無理而
強求得理官吏貪繆或可知志寧不有愧於神明
讐者不伏更相訴訟所費財物十數倍於其所直
况遇賢明有司安得以無理為有理耶大抵人之
所訟互有短長各言其長而掩其短有司不明則
牽連不決或決而不盡其情胥吏得以受賄而弄

法手レ法ヲ曲ケ用蔽者之所以破家也文一法也

暴吏害民必天誅也

官有貪暴吏有橫刻賢豪之人不忍鄉曲衆被其

惡故出力而訟之然貪暴之官必有所恃或以其

有親黨在要路權門也或以其爲州郡所深喜故常

難動搖橫刻之吏亦有所恃或以其爲見任官之

所喜或以其結州曹吏之有素故常無忌憚及至

入戶有所訴則官求勢要之書以請託吏以官庫

之錢而行賄毀去簿曆改易案牘人戶雖健訟亦

未便輕勝兼論訴官吏之人又只欲劫持官府使

之獨畏已初無爲衆除害之心常見論訴州縣官

吏之人恃爲官吏所畏拖延稅賦不納人戶有折

變已獨不受折變折變浴納也文一獻通考自唐以

折爲賦所謂雜變之賦也亦謂之訟納又一云非一法

折變既以絹折錢又以錢折麥絹較錢倍於

絹以錢較麥倍於錢人戶有科敷已獨不伏科

敷科敷罰金也文一獻通考坊郭人戶舊苦科配新

敷法令與鄉民並出役錢而免科配其法甚便但

敷錢太重未爲經久之法又朱子與張定叟睨立

書曰官吏無所忌憚科敷刻薄民不聊生

庭下抗對長官端坐司房吏舍詈辱胥輩官

產不肯輸租官產謂茶鹽欺凌善弱強欲斷治請

託公事必欲以曲爲直或與胥吏通同爲姦把持

億恐倍之訛

詈舊本作爲今從一本

官員使之聽其所為以殘害鄉民凡如此之官吏如此之姦民假以歲月縱免人禍必自為天所誅也

民俗淳頑當求其實

士大夫相見往往多言某縣民淳某縣民頑及詢其所以然乃謂見任官贓污狼藉鄉民吞聲飲氣而不敢言則為淳鄉民列其惡而訴之州郡監司則為頑此其得頑之名豈不枉哉今人多指奉化縣為頑問之奉化人則曰所訟之官皆有入己賊何謂奉化為頑如黃巖等處人言皆然此正聖

舊本脫以字

舊本脫之目至為頑二十字今依二本補之

大所謂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見論語衛靈公

篇何頑之有今具其所以為頑之目應納稅賦而不納及應供科配而不供則為頑若官中因事廣

科從而隱瞞其民戶不肯供納則不為頑官吏斷

事出於至公又合法意乃任私念求以翻異則為

頑官吏受財斷直為曲事有冤抑次第陳訴則不

為頑官員清正斷事自己不假請託也豪橫之民無所

行賂無所措謀則與胥吏表裏撰合語言粧點事

務妄興論訴則為頑若官員與吏為徒百般詭計

掩人耳目受接賄賂偷盜官錢人戶有能出力為

付恐敷之詔

衆論訥則不爲頑

官有科付之弊

縣道有非理橫科及預借官物者

縣道猶言縣邑也秦漢之制州

郡之下有縣道管蠻夷曰道無蠻夷

必相率而次

第陳訟蓋糧稅自有常額足以充上供州用縣用

上供朝廷供貢州用 役錢亦有常額足以供解發

支雇但支雇多係夫賃 縣官正己以率下則民

間無隱負不輸官中無侵盜妄用未敢以爲有餘

亦何不足之有惟作縣之人不自檢已喫者飲著

者服日用者般挈往來送遺結託置造器用儲蓄

囊篋及其他百色之須取給于手分鄉司鄉司謂

也尉爲手分鄉司者豈有將己財奉縣官不過就簿

曆之中恣爲欺弊或攬人戶稅物而不納或將到

庫之錢而他用或僞作過軍過客口券旁及修葺

解舍官舍而公求支破調度或陽爲解發而中途

截撥脫漏其弊百端不可悉舉縣官既素受其

汚啖啖音淡與啗同往往知而不問况又有情然

無知不曉財賦之利病及曉之者又與之通同作

弊一年之間雖至小邑虧失數千緡殊不覺也於

是有橫科預借之患及有拖欠州郡之數及將任

補舊本作備今
從本
舊本脫大凡以
下至終一百五
十三字今依
本補之

滿請託關節以去關節合符以出入關門而
州郡遂將積欠勒令後政補償夫前政以一年財
賦不足一年支解支解為後政者豈能以一年財
賦補足數年財賦故於前政預借錢物多不認理
或別設巧計陰奪民財以求補足舊欠其禍可勝
言哉大凡居官蒞事不可不仔細猾吏姦民尤當
深察若輕信吏人則彼受鄉民遺賂百端撰造以
曲為直從而斷決豈不在哉間有子弟為官憤然
不曉事理者又有與吏同貪雖知其是非而妄決
者鄉民冤抑莫伸仕宦多無後者以此盍亦思上

之所以責任我者何意而下之所以赴愬於我者
正望我以伸其冤抑我其可以不公其心哉凡為
官吏當以公心為主非特在己無愧而子孫亦職
有利矣

世範校本卷中終

世範校本卷中

七一

